

黄克剑 著

# 老子疏解



中华书局

# 老子疏解

黄克剑 著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疏解/黄克剑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6  
ISBN 978-7-101-12353-1

I.老… II.黄… III.①道家②《老子》—研究 IV.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9133号

- 
- |      |                                                             |
|------|-------------------------------------------------------------|
| 书 名  | 老子疏解                                                        |
| 著 者  | 黄克剑                                                         |
| 责任编辑 | 石 玉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
|      | <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 |
|      |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7年6月北京第1版                                                |
|      | 201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
|      | 印张25 $\frac{7}{8}$ 插页2 字数645千字                              |
| 印 数  | 1-4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2353-1                                      |
| 定 价  | 98.00元                                                      |
-

# 自序

当这部书的初稿告竟时，忘神于故纸的我已是古稀之年。

尘累中的我毕竟是幸运的，在年逾花甲后才有了训释《论语》的念头，而年逼七旬时也才更多了些诠释《老子》的意兴。诚然，领略这两部经典的要谛，于生命局度的涵养尚须再假以时日，但领略者气血的盛衰也终是一种遭际，我担心在酝酿出更虚灵的运思境地前会永远失去当下这难得的属文机遇。就这样，经由五年断而又续的撰述，《老子疏解》脱稿了，我庆幸它的还算晚出，却也为它的仍嫌早成而忐忑。

老子虽以特操卓尔的一代隐者著称，但《老子》一书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却从未在人们的视野中隐没。《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对老子的道术已多有褒贬、品评，而《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则是阐释《老子》的专篇文字。创始于汉末的道教“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刘勰：《灭惑论》），以张陵为始祖的正一道所尊奉的经典即为《老子五千文》。魏晋之际玄风大畅，为融通儒、道的玄学所推尚的“三玄”亦首称《老子》。自汉魏以降，标举、称引、诠释、研琢《老子》者代不乏人，其或为道士，或为僧徒，或为仕宦，或为帝王，或为隐者，或为学究，凡所撰述单是传之于世或著录于载籍的注疏文本便不下四百种。仿佛是永远猜不透的哑谜，《老子》之秘旨至今仍在人们不懈的寻蹊中。不过真正说来，历来研治老学者多是由于当下人生忧患的激发才问途于《老

子》的,而寓了某种终极眷注的《老子》也因此得以养其神韵以至于经久不衰。事实上,既已付梓的《老子疏解》亦复如此,疏解者的思绎中自始就涵泳了触悟于时势的人文运会的消息。

《老子》五千言辐辏于“道”,但“道”并不就是老子所拓辟的神思王国的君长。它不可拟想为本原性的物质实体,也不可拟想为宰制万有的精神实体。即使老子有“道之物”(《老子》二十一章)之说,这称“物”以论“道”也不过是对“道”的拟物而谈;犹如以拟人方式所描绘的对象决不就是人,由拟物所申示的“道”亦决不就是万物之上或万物之外的又一物。考其源始,“道”字之形意所出颇耐人玩味。甲骨文中已有“道”的异构字“𡵓”(𡵓),最早出现于西周金文的“道”字写作“𡵓”,但无论是从行(甲骨文写作𡵓)从人的“𡵓”(𡵓),还是从行从首(首指代人)的“道”(𡵓),其初始之意皆为人于十字路口寻路或辨路而行。寻路或辨路而行隐含着“导”向某一方位的意趣,而这则正可印证于唐人陆德明所谓“‘道’本或作‘导’”(《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其实,“道”在老子这里是一个哲理化了的隐喻,它是对“道”字的源始“导”义的升华。这“道”意味着一种人生导向,也意味着此一导向上某种极致境地。从人生导向看“道”之所导,老子之“道”最深微、最亲切的宗趣乃在于因任自然,此即所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对“道”的如此训解,使《老子疏解》有了进于老子玄理之域的别一蹊径。

“法自然”而导人以“自然”,“道”之所导取方便以为言,“自然”亦可理解为相对于人之施为的天然。倘把人为的创设一言以蔽之为“文”,自然或天然则可一言以蔽之为“朴”。老子致思于“礼坏乐崩”的春秋末季,而礼乐的崩坏不过是诸多文事凋敝的表征;“郁郁乎文”的种种规制在萎谢了内在精神后徒然流为一种缘饰,这用汉代史家司马迁的话说即是“文敝”(《史记·高祖本纪》)。由消除“文敝”极而推之以摈绝任何人为之“文”,老子主张

“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或“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一如“道”,“朴”在老子这里也是一个富有哲理的隐喻,它以未经刀斧砍斫的本始之木喻示为“道”所法亦为“道”所导之自然。浑然之“朴”是对世俗的善恶、美丑之分的消解,因而似乎不再有价值取向的主角,但消去价值抉择之主角的“朴”本身即构成一种价值取向。由此,《老子疏解》遂把“朴”的价值取向与“反”(“反也者,道之动也”——《老子》四十章)或“复”(“各复归于其根”——《老子》十六章)的践修途径的一致,视为老子学说的枢机所在。

老子以“法自然”之“道”导人以“朴”,规诫作为这一世间唯一有着未可穷尽之欲求的生灵的人“知足”、“知止”(《老子》四十四章),讽劝沉迷于“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贵“难得之货”(《老子》十二章)的尘网中的人们“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并非出于对人生的厌薄,而是因着对生的根蒂保任的看重。依老子之见,逞欲而为以增益其生适为取死之途,唯有“不欲以静”(《老子》三十七章)方可生机不败而有望“长生久视”(《老子》五十九章)。“生”始终为老子所属念,从一定意义上说,老子之“道”诚可谓“生”之“道”或“生”之“导”。中国先民即重“生”,从殷商时期由神化花蒂——植物结果、生籽的生长点所在——而来的“帝”崇拜,到殷周之际以“生”为“天地之大德”(《周易·系辞下》)的《周易》的发生,“生”一直是中国古人致思以成学的根荄,老子虽称其“道”之要眇“玄之又玄”,而这玄微之理却终是相承于古来重“生”之一脉。立足于可切己体验的“生”,以悟解《老子》诸多最终系之于“生”的“恍惚”之辞,并就此分辨古来重生意识在老子这里发生的变化,是《老子疏解》窥寻老学底蕴的隐在法门。

对于人说来,“生”而“长生”的最可直观的楷范是天地;相形于总在生灭兴败之运遇中的万物,不见衰朽的天地堪称之为长久。天地不谋其始,也不虑其终,不呈其所好,也不示其所恶。它没有

生的眷注,反倒留住了生机的朴讷;它无心于自身的永存,反倒赢得了绵延中的长久。此所谓“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老子》七章)。“不自生”而“长生”即无所施为、自然以生,这“生”倘以“有”视之,则“不自生”亦可以“无”视之,其“无”、“有”的相即于一体正可谓之“玄”。“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自生”而“长生”原是“法道”、“法自然”以生,因而天地“不自生”而“长生”之“玄”乃为“法道”、“法自然”之“玄”。由天地之喻了悟“道”的“无”(“无名”、“恒无欲”)、“有”(“有名”、“恒有欲”)一体之“玄”性,了悟作为“道”的发用的“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的“玄德”(《老子》五十一章),有化诡晦为平易之效,于此则略可瞥见《老子疏解》自亲近可感处冥会老学玄致的思绎特征。

《老子》可视为一首诗,一首由玄澹之雅怀唱出的朴浑的大诗。诗自是不会有达诂的,但若找到了诗眼,也总能看出几分究竟。毋庸讳言,与两千多年前老子遭遇的时势相比,今日人类或正处在范域更大而危机更深的“文敝”之世。当年以“道”、“德”立论而以“复朴”规讽世人的《老子》并未为时彦所青睐,而今日重诵《老子》亦多被视为旧籍之考释。然而,老子那种种“若反”的“正言”(《老子》七十八章)果然迂远而不切时弊么?老子曾自谓,他怀揣的乃是一颗“愚人之心”(《老子》二十章);这位“独异于人”的愚者甚至会祈望过久沉迷于“智慧”(“智慧出,安有大伪”——《老子》十八章)的世人“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以“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不过,有谁能说对于此城府已深的世道的窥破不需要赤子的眼光呢?或者,《老子》这首大诗的诗眼就在这里,《老子疏解》正是从这里冒昧地看入去。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于北京回龙观

## 凡 例

一、本书《老子》章句之勘校以帛书乙本为底本，以帛书甲本、郭店楚简本、王弼本为主校本，以从历代碑刻本、刊刻本、敦煌写本中选出的七十余种传世本为参校本<sup>①</sup>。

二、帛书《老子》未分章，且《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顾及积久形成的诠注习惯，今依王弼本等诸多传世本之常例将帛书《老子》分作八十一章，并将其编次作《道经》居前而《德经》置后的调整。编次调整后的帛书本尚有七章之章次与传世本不侔，今亦以后者为准作相应的变通处理。

三、《老子》诸章之勘校，悉依其文脉分节（每章分二节至五节不等）为之。每节先以帛书甲本校帛书乙本，复以帛书乙本校帛书甲本，次以郭店楚简本与帛书甲、乙本互校，再次以王弼本与帛书甲、乙本互校，由此勘定帛书乙本之字句，并对各版本间字句之出入及版本之善否作扼要分辨。

四、作为对上述勘校的补充，本书亦比勘了七十余种传世本与王弼本之异同，借此以考见诸传世本间的分歧及其与帛书本缘契的远近。

五、经勘定的帛书乙本章句，其所用假借字、异体字皆随文于

---

<sup>①</sup> 拙著着笔于2011年春，其时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尚在整理中，因此既经拟定的勘校体例并未涉及这一《老子》古本。为弥补阙遗，兹另撰《〈老子〉汉简本及其与帛书本之勘校》一文，作为本书之附录辑之于后。

其后加( )注出相应之本字或常用字,其所补残损字句则加[ ]予以标示,所补脱漏文字加〔 〕予以标示,酌定删落的衍文废字亦加【 】予以标示,而其讹误字则于其后加〈 〉标出相应之正字。

六、各章均依既经勘定的帛书乙本之字句作注,注释悉在每节的校勘之后。勘校与注释往往密切关联,本书对其标以【校释】。

七、本书对《老子》逐章作了迻译,依惯例迻译本在校勘、注释之后,兹为了便于与原文对照,将译文置于校释之前,与对应的原文同行排版。相应于老子属文所具之诗彩,本书迻译《老子》时,在尽可能切近原意以求“信”、“达”的前提下亦于其辞色、韵略不无留心。尝试将译文撰为韵文,虽不求尽合老子属文之本韵,却仍不免为韵脚所牵萦,其或对原文某用词之义多少有所损益,但毕竟大旨未乖。

八、本书每章皆有疏解,其为该章寻究老子所言之宗趣的最后环节,亦为该章前此诸环节意脉所汇的中心环节,兹以【疏解】标示。综括诸章“疏解”而试图融会之,遂又有了全书之绪论。勘校、注释、迻译、疏解以至于绪论,此为本书借诠释以致思于《老子》的大致线索。

# 目 录

|           |   |
|-----------|---|
| 自 序 ..... | 1 |
| 凡 例 ..... | 1 |
| 绪 论 ..... | 1 |

## 道经疏解

|           |     |
|-----------|-----|
| 一 章 ..... | 47  |
| 二 章 ..... | 59  |
| 三 章 ..... | 71  |
| 四 章 ..... | 80  |
| 五 章 ..... | 88  |
| 六 章 ..... | 94  |
| 七 章 ..... | 100 |
| 八 章 ..... | 106 |
| 九 章 ..... | 114 |
| 十 章 ..... | 121 |
| 十一章 ..... | 133 |
| 十二章 ..... | 139 |
| 十三章 ..... | 145 |
| 十四章 ..... | 155 |
| 十五章 ..... | 165 |

|            |     |
|------------|-----|
| 十六章 .....  | 180 |
| 十七章 .....  | 190 |
| 十八章 .....  | 198 |
| 十九章 .....  | 203 |
| 二十章 .....  | 209 |
| 二十一章 ..... | 226 |
| 二十二章 ..... | 235 |
| 二十三章 ..... | 243 |
| 二十四章 ..... | 252 |
| 二十五章 ..... | 258 |
| 二十六章 ..... | 268 |
| 二十七章 ..... | 275 |
| 二十八章 ..... | 287 |
| 二十九章 ..... | 295 |
| 三十章 .....  | 302 |
| 三十一章 ..... | 312 |
| 三十二章 ..... | 327 |
| 三十三章 ..... | 338 |
| 三十四章 ..... | 344 |
| 三十五章 ..... | 355 |
| 三十六章 ..... | 362 |
| 三十七章 ..... | 369 |

### 德经疏解

|            |     |
|------------|-----|
| 三十八章 ..... | 379 |
| 三十九章 ..... | 390 |
| 四十章 .....  | 406 |

---

|            |     |
|------------|-----|
| 四十一章 ..... | 411 |
| 四十二章 ..... | 423 |
| 四十三章 ..... | 431 |
| 四十四章 ..... | 437 |
| 四十五章 ..... | 442 |
| 四十六章 ..... | 448 |
| 四十七章 ..... | 455 |
| 四十八章 ..... | 460 |
| 四十九章 ..... | 466 |
| 五十章 .....  | 474 |
| 五十一章 ..... | 482 |
| 五十二章 ..... | 489 |
| 五十三章 ..... | 497 |
| 五十四章 ..... | 505 |
| 五十五章 ..... | 515 |
| 五十六章 ..... | 526 |
| 五十七章 ..... | 533 |
| 五十八章 ..... | 545 |
| 五十九章 ..... | 555 |
| 六十章 .....  | 563 |
| 六十一章 ..... | 569 |
| 六十二章 ..... | 578 |
| 六十三章 ..... | 587 |
| 六十四章 ..... | 595 |
| 六十五章 ..... | 607 |
| 六十六章 ..... | 616 |
| 六十七章 ..... | 626 |

|            |     |
|------------|-----|
| 六十八章 ..... | 638 |
| 六十九章 ..... | 644 |
| 七十章 .....  | 652 |
| 七十一章 ..... | 658 |
| 七十二章 ..... | 663 |
| 七十三章 ..... | 669 |
| 七十四章 ..... | 675 |
| 七十五章 ..... | 684 |
| 七十六章 ..... | 691 |
| 七十七章 ..... | 699 |
| 七十八章 ..... | 711 |
| 七十九章 ..... | 724 |
| 八十章 .....  | 730 |
| 八十一章 ..... | 739 |

## 附 录

|                        |     |
|------------------------|-----|
| 《老子》汉简本及其与帛书本之勘校 ..... | 749 |
| 本书校勘所据书目 .....         | 804 |
| 本书义训参考书目 .....         | 812 |

# 绪 论

## 一、老子与《老子》

老子的身世扑朔迷离,但意脉同样扑朔迷离的《老子》却处处都在确指一位个性俨然而运思卓异的人物的存在。

先秦典籍《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对老子之言皆有援引、评度或诠释,但只是到了司马迁结撰《史记》时,这位道家创始人的生平事略才被史家所考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

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在同一篇传记中，谨慎的史家对老子的相关传闻亦有所录，如谓：“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从“或曰”的措辞看，司马迁把传闻只是作为传闻写了下来，而他倾向认可的老子，显然是那个做过“周守藏室之史”而终于“以自隐无名为务”的姓李名耳字聃的人<sup>①</sup>。

在“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sup>②</sup>的《老子传》中，即使是“传信”，而关于“名耳，字聃，姓李氏”的部分，太史公之笔触亦未必斤斤于细谨。这固然与其“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行文风致密不可分，不过真正的原由还在于可据以为老子立传的史料到西汉时已多有阙略而难以确考。后世学者或可寄望于久已湮轶的老子之事迹的一朝扶露，然而至今关于老子见于载述的种种说法中，其大端或要略最可信恃者仍是《史记·老子传》。

诚然，孔子问礼于老子至今仍是一桩异说纷纭的疑案，但没有问题的是，这疑案所触及的“礼”的当下背景却真切可考而决非虚

<sup>①</sup> 司马贞《史记索隐》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其“姓李氏”三字在后，而无“伯阳，谥曰”四字。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文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李善注、《文选·游天台山赋》李善注、《后汉书·桓帝纪》李贤注引《史记》并云：老子“字聃”或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陆氏与李所引《史记》与司马贞所据本从同。清人王念孙对此有考辨，详见其《读书杂志》。

<sup>②</sup> 《史记·太史公自序》。

拟。“礼崩乐坏”——司马迁曾准确地称其为“文敝”<sup>①</sup>——是孔子和老子共同关注的时代症候，孔子“问礼”出自这位儒家始祖连着深层人文根茎的救世念愿，老子答言则牵系着别一种人生趣尚上的终极眷注，而其去“骄气”、去“多欲、态色与淫志”以“若虚”、“若愚”之谈亦大体与传世《老子》之要旨相契。

在礼乐愈益流于乡愿以致孔子不免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sup>②</sup>之叹的春秋末造，时人中已出现了不少被孔子称为“隐者”的人。见于《论语》的记载，无论是讥诮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晨门，还是嘲笑孔子“鄙哉”的“荷蓑而过孔氏之门者”<sup>③</sup>，抑是以“凤兮”歌傲示孔子的楚狂接舆、只顾“耦而耕”而对“子路问津”答非所问的长沮、桀溺，或者严词申斥孔门弟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sup>④</sup>的荷蓑丈人，都是孔子或孔子弟子遇见过的隐者。孔子对隐者一向是敬重的，他即使每每遇到这类人的讥评、奚落，也只是聊作“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sup>⑤</sup>的感慨，而他自己也常常会由衷地说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sup>⑥</sup>、“贤者避世”<sup>⑦</sup>、“隐居以求其志”<sup>⑧</sup>一类话。可见，当时出现老聃这样的“隐者”或“隐君子”（司马迁语）原是很自然的事，而儒学的创始人也并非与真正的隐者或隐君子在心灵深处扞格不入。《论语》中提及的隐者无一不是敏于洞察而智慧内敛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非可摇夺的人生信念。但人生信念确然的隐者们未必都能或都愿意在一个足够

① 《史记·高祖本纪》：“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

② 《论语·八佾》。

③ 《论语·宪问》。

④ 《论语·微子》。

⑤ 《论语·微子》。

⑥ 《论语·泰伯》。

⑦ 《论语·宪问》。

⑧ 《论语·季氏》。

高的境界上把这些信念提升为一种人生哲理,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终于做到了的,只是那有过“周守藏室之史”履历而又悟出了“法自然”之“道”以“自隐”的老子。

在今人所能看到的文献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最早见载于《庄子》,于是就有学者认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述孔子问礼一事出于《庄子》,《庄子》引述人物常以一种寓言、重言或卮言的方式喻说自己的理趣,而司马迁竟把这寓言、重言或卮言当作史料用了<sup>①</sup>。显然,这样说,不只是低估了《史记》修纂者的判断力,也还贬低了这位以“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sup>②</sup>为职分的史家的学术品格。司马迁评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sup>③</sup>,可谓中肯而贴切。不能设想对庄子论道的“寓言”——这里所说“寓言”因包含了“重言”而可称作“卮言”——风致了然于心的史家,会从几篇寓言中拼凑出一段老子回答孔子和孔子称叹老子的话来载入史册,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把《庄子·大宗师》所述孔子与颜回谈“坐忘”的对话和《庄子·人间世》孔子为颜回讲述“心斋”的故事写进《孔子世家》或《仲尼弟子列传》中?即使太史公为老子立传时果真参阅了《庄子》

① 钱穆在撰于1924年的《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一文中说:“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钱穆:《老子辨》,北京:中国书店,1988,第1-2页)罗根泽在其所著《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老子传》部分,我在《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一文里,曾分析他的史料来源为:(一)自‘周守藏室之史也’,至‘独其言在耳’,本于《庄子·天道篇》。(二)自‘君子得其时则驾’,至‘如是而已’,本于《庄子·外物篇》。(三)自‘孔子云’,至‘其犹龙乎’,本于《庄子·天运篇》。”又谓:“孔、老的言论与关系,是寓言、重言或卮言不可知,但如三者居其一,则所述的言论与关系,即是有作用的伪造,不是真的事实。”(罗根泽:《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255、244页)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其意为:分辨而核正那些世间的传述,并非所谓创作。

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